



一起 Rio 2016 来巴 · 赞吧

2016 里约奥运会专题报道

摘铜咱不哭 愿你做欢乐“颂”

于颂获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季军



铜牌战结束的哨声响起,于颂一本拿下韩国选手,青岛姑娘脸上没有幸福的微笑,只有眼泪在不停地打转。等了那么多年,这不是于颂想要的奖牌,但现实已经无可更改。混采区里,于颂终于没有控制住情绪,放声痛哭。抹完眼泪后,她挤出了一丝笑容,“请大家放心,这不是我的终点,我还会继续努力。”

▲里约奥运会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铜牌决赛,于颂战胜韩国选手金叵贞获得铜牌。新华社发

本报特派记者 刘伟
8月13日发自里约

对于颂来说,奥运会是个梦,里约,她已经等待了八年。

2012年伦敦奥运会,25岁的于颂已经具备了参赛资格,但在佟文复出的情况下,国家队经过综合考虑,没有让她参赛。“她还比较年轻,经验不多,就主动放弃了,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。”于颂的丈夫,同时也是于颂省队教练的张茂宏表示。

正是这个决定,让于颂的奥运梦想推迟了整整四年。张茂宏说,“训练枯燥乏味,伤病的折磨,很多困难和挫折都没有动摇她这个信心。”

“后来再去国家队,目标已经很明显,我就是要拿奥运会金牌。”于颂说。她的确有夺金的资本,整个2015年,大大小小的冠军于颂能拿的全都拿了,作为中国柔道具备传统优势的大级别项目领军人物,于颂自然成了国家柔道队的大姐大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,她的

夺金之路,停在了半决赛。“我之前跟法国女选手交过手,基本都是我赢。前期我们的准备主要对准了日本选手,没把法国选手放在里面,这一点是我们的失误。”于颂表示。

让于颂输掉比赛的直接因素,还是那次类似自杀的攻击,“自己太想要这块金牌,心态太急了,没有调节好,包袱太大。”

为了里约奥运会,于颂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丈夫的付出,一点不比身在榻榻米上的于颂少。为了更好地帮助于颂备

战,身兼丈夫、教练双重身份的张茂宏前期频繁在北京和济南之间奔波,“基本随叫随到。”比赛前,他又从北京赶到了巴西。

于颂的比赛,张茂宏在看台全程目睹,但他并非完全是个看客。“我在于颂低谷时接手的她,经历了低谷和伤病,我们之间的信任更多一些,虽然因为各种原因,我不能去国家队执教,但她比赛的时候,我也会放开嗓门去喊,她信任我。”

付出了如此多的心血,没能拿到一枚梦寐以求的金牌,年近

不惑的张茂宏多了份淡然,“人生本来就不完美,就有遗憾。我担心,于颂不能原谅自己。”

赛后,不甘心的于颂表示,自己还要继续拼搏下去,但对于张茂宏来说,这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决定,“我快四十岁的人了,还没有孩子。”张茂宏稍稍停顿了一下,坚定地说,“如果于颂继续,我尊重她的选择。”

这也意味着,那种奔波忙碌,坐立不安,甚至煎熬的日子,可能要再持续四年,“只要她的结能解开,我这里没问题。”

姐妹花并肩战奥运,这是家族荣耀

女子双向飞碟,魏萌第四、魏宁止步资格赛

“机会确实出现了,但我没把握住,有点可惜。”面对远在天边,似乎又近在眼前的那个冠军,魏萌一脸的不甘和遗憾。不过能和姐姐魏宁一起,组成中国军团在里约赛场的姊妹档,这本身已经是个奇迹,“能跟姐姐在一起比赛,是我们家族的荣誉。如果还能再来一次,是一件很幸福的事,因为我们可以相互陪伴。”

本报特派记者 刘伟
8月13日发自里约

煮熟的鸭子飞了

来到里约快十天了,这里冬天最大的感受,是温差极大以及天气的反复无常。对一些室外项目而言,这成了一大困扰,飞碟就是个“重灾户”。

13日中午,雨后的里约风很大。站在飞碟场,魏宁提前感受到了挑战,“风天靶子的高度对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。”资格赛第二轮,魏宁高开低走,仅排名第九,同半决赛擦肩而过。

同姐姐相比,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妹妹反倒更稳定一些。魏萌以头名闯入半决赛,且前两个靶位全部命中。从第三个靶位开始,因为两枪脱靶,魏萌的排名迅速滑落,最终只能争夺铜牌。在同六届奥运会老将罗德的单挑中,魏萌在加赛靶位再度脱靶,无缘铜牌。

“还是有机会的,它出现了,但是我没有把握住,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”魏萌说,“对资格赛和决赛,我自己觉得很满意,决赛的发挥平时也不多。”

在一起很不容易

尽管最终的战绩并不如意,但姐妹俩能并肩战斗在奥运赛场,已经是个奇迹。

魏萌、魏宁都是胶州姑娘,姐姐比妹妹大7岁,妹妹个头要稍高一些。姐姐十七八岁在省队训练的时候,妹妹来济南看望姐姐,觉得姐姐打枪的样子特别帅,也喜欢上了这项运动,“是她把我带进了射击这个领域。”

平时的训练,只有姐妹俩的时候,她们会一起讨论战术。生活中,细心的妹妹甚至照顾姐姐多一些。因为训练环境太相似,姐妹俩经常拿错东西,“一天能发生很多次,有时候我的衣服找不到了,就问我姐,是不是你把我的衣服拿走了,她说没有,我说不可能,结果在她衣橱里我很快就能翻到。”魏萌笑着说。

能够从国内一众高手中脱颖而出,站在奥运赛场,这已经很难了。“国内选拔赛打了两年,我姐因为往届奥运会的名次,有积分奖励,我是一场场打下来的,是在打完最后一场的决赛后,才确定我要参加奥运会的比赛。”魏萌说。

魏宁生娃暂别赛场

影响姐妹俩再度并肩作战的因素,显然不止魏萌说的这些。在征战了四届奥运会之后,魏宁坦言得忙点自己的事儿了。

34岁的魏宁早已结婚,但为了奥运会,“造人计划”一拖再拖。“这个奥运周期前两年我没比赛,当时刚结婚准备要孩子,不过时间上没卡准。我不想留遗憾,就出来打奥运了,用了22个月的时间来准备。”魏宁说。

里约之后,魏宁已经等不起了,“再生就生不成了啊,也许我会坚持到下一届奥运会,但我现在必须先把自己个人的事情解决一下。全运会和亚运会的比赛我可能会舍了吧。”

对于自己参加的第四届奥运会,魏宁直言没什么压力,“是最放松的一届,成绩上没有过多的要求,对妹妹来说,还得努力拼搏。”魏萌说,打完奥运会她自己很快就要进入世界杯的备战。

在射击圈,妈妈级选手并不少,比如夺得该项目奖牌的两位意大利选手,都已为人母。我们也期待四年后在东京,依旧能看到姐妹俩并肩作战的身影。



姐姐魏宁无缘女子双向飞碟半决赛。新华社发



妹妹魏萌获得第四名。新华社发